

[波]卡·瓦利舍夫斯基 著

风流女皇

——叶卡特琳娜二世传

新疆人民出版社

风流女皇



K836.127

0008

风流女皇

——叶卡特琳娜二世传

[波兰]卡·瓦利舍夫斯基 著

姜其煌 濮阳翔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8.11

责任编辑:杨振明

封面设计:吴 云

风流女皇

——叶卡特琳娜二世传

〔波兰〕卡·瓦利舍夫斯基 著

姜其煌 濮阳翔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228—03631—X/I·1349 定价:16.80 元

内 容 提 要

叶卡特琳娜二世原名费戈珍，是一位德国小公爵的女儿，她聪明绝伦，美丽、端庄，从小博览全书，勤奋好学，功于心计，擅长外交。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成为俄罗斯的皇妃，一到俄国，她就努力学习东正教以及俄国的一切风俗习惯，33岁那年，利用情夫禁卫军军官五兄弟的力量发动政变，并杀死了他的丈夫彼得三世，一举登上了女皇的宝座。在她执政期间，政治上她实行对内镇压统治，对外侵略、扩张，使俄国的版图迅速壮大起来。

叶卡特琳娜二世不仅仅在政治上有着非凡的才华和手腕，在私生活上也非常的风流淫荡。她一生中拥有无数的情人和面首（英俊、健壮的男子）他们在她的政治生涯中为她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她决不让他们中任何一个男人凌驾于她之上。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独揽大权的风流女人集高尚的目的和残忍的手段为一体，使历代沙皇的梦想变成现实。

本书史料翔实，文笔优美，极富于可读性。

目 录

第一章	费戈珍	1
第二章	启程	15
第三章	通向帝座的阶梯	25
第四章	定亲	35
第五章	结婚	50
第六章	童贞夫人	61
第七章	私情和分娩	78
第八章	政坛初上 小试锋芒	94
第九章	背水一战	111
第十章	情天欲海 两面三刀	121
第十一章	彼得三世统治时期	131
第十二章	政变	143
第十三章	初习为政	159
第十四章	香和血	172
第十五章	立法狂热病	192
第十六章	法国人和土耳其人	209
第十七章	大公成亲	222
第十八章	狄德罗和普加乔夫	234
第十九章	波将金	249
第二十章	叶卡特琳娜大帝	266

第二十一章	朗斯科耶	288
第二十二章	巡幸克里米亚	312
第二十三章	战争	332
第二十四章	朱波夫弹劾波将金	344
第二十五章	波兰和法国	363
第二十六章	尾声	382

第 一 章

费 戈 珍

他们本来盼望有个儿子。可生下来的却是个女儿。俄罗斯未来的叶卡特琳娜二世于 1729 年 4 月 21 日在波莫瑞的什切青^①降临到了人世，取名为索菲亚·腓特烈·奥古斯特。她年轻的母亲约翰娜·伊丽莎白因未能生下个儿子而懊丧，她难得对这个躺在摇篮里的女儿表示一点慈爱。而且，她自以为像她这样花容月貌又善于交际，本应有一个更好的命运。她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哥道普，同荷尔斯泰因公爵家族不是还有亲戚关系吗？而这个家族的长子支系是可以要求承袭瑞典王位的。^②她一心向往着攀龙附凤，到头来却嫁到了一个小康人家。她的家庭没有同她进行任何商量，就给她安排了婚事。15 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 27 岁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亲王凯斯蒂昂·奥古斯特。他是个卑微的人物，在 18 世纪分崩离析的德国，不过是那些默默无闻、穷愁潦倒的亲王之一。这个老老实实的亲王是普鲁士军队的一名陆军少将，他安分守己，生活俭朴，笃信宗教。他对约翰娜倒异常温存，但约翰娜并不因此感到满足。她热衷于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不堪忍受自己的微贱的社会地位。她厌烦边远地区的戎马生活。在她看来，这种生活枯燥单调，辜负她锦衣玉貌。幸好生下

① 现为波兰的一个城市，18 世纪时属普鲁士管辖。——译者

② 她的大弟，威尔海姆·凯斯蒂昂·腓特烈生于 1730 年，卒于 1742 年。她的小弟，腓特烈·奥古斯特，生于 1734 年，卒于 1793 年，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奥古斯特-凯斯蒂娜，生于 1742 年，卒于 1745 年。

索菲亚以后不久，她可以把家安置在什切青的城堡里了。这可以说是一种晋升。另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是：第二年，她生了个儿子。看来老天有眼，终于领会了她的心意！她感到非常自豪。并把对女儿的爱全部倾注到了儿子身上。这个女孩子在幼年时就倍受着母亲另眼相看的痛苦。

两个孩子先是由奶娘照看，不久又都托付给家庭女教师。城堡里虽然缺少衣料，但是他们的双亲善于大体上保持自己的体面。家庭教师、舞蹈教师、音乐教师、五花八门的仆人、侍女、仆从应有尽有。既然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家族都是亲王，所以尽管家境贫寒，官阶低贱，但作为望族的后裔还是必须熟悉当时欧洲宫廷内的风习。一旦他们穿戴起来举止并不因而显得拘泥时，人们就开始教他们怎样行屈膝礼，怎样虔敬地吻达官贵人的长袍下摆。约翰娜让索菲亚从小就去呼吸沙龙里的空气。她带她去参加当地一些显赫家族相隔好长时间才举行一次的舞会、宴会和假面舞会。费戈珍——人们都这样亲昵地称呼索菲亚，尽管还是一个孩子，却按当时的装束打扮得像妇人一样。她对别人的巧妙回答已使周围的人感到惊奇。在一次招待会上，她，扁平的胸脯外穿着一件袒胸露肩的长裙，绣有花边的袖窿中露出来瘦削的双臂，头发中扑着香粉，在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面前不但没有丝毫的胆怯，而且拒绝用唇去吻王袍的贴边。她高声辩护说：“他的衣服那么短，我哪能够得着呢？”国王严肃地说：“这个小姑娘真不懂礼貌！”她当时只有四岁。从这件事情中，约翰娜得出了结论：她女儿是一个倔强傲慢的人，将来什么也吓唬不住她。约翰娜想：在一个女孩子身上这是必须克服的一个缺点，因为女孩子的前途取决于婚姻，即取决于顺从。从此，她对费戈珍越来越严厉，而对儿子越来越宠爱。叶卡特琳娜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只不过是个受气包。他们经常以粗暴、偏见、而并不总是以公正

来对待我。”^①她还写道：“我不常见面的父亲把我当作天使，而我母亲则很少关心我。”

母亲对她冷漠，父亲不在身边（他总是那样庄重、严肃、忙碌），使她更加渴望着得到别人的抚爱。由于她认为自己长得丑陋，这种需要别人爱怜、奉承的欲望也就更为强烈。她在幼年时期患过脓疱病，为了取掉痂盖，曾几次剃掉头发。七岁时，一场胸膜炎几乎夺走了她的生命。当她能够起床走路时，人们发现她背部的脊柱发生的偏斜。“我的右肩膀高，左肩膀低，脊柱呈之字形，左胸骨凹陷了。”医生们对这一奇怪的变形都束手无策。人们只好求助于一个土法正骨的大夫，此人实际上就是什切青的一个刽子手。这个可怕的男人果断地采取了如下措施：他叫一个空腹的姑娘每天早晨六点钟用唾液擦洗孩子的肩和背。然后，他为索菲亚制作了一件必须日夜穿在身上的紧身襦，只有在更换内衣时才脱下。这样她经受了将近四年的折磨之后，终于在11岁的时候，脊柱得到了矫正，身体也日益好转，她感到欢乐和力量重新回到了自己身上。

不过，虽说她的体质日渐健壮，但她的容貌仍不讨人喜欢：长鼻梁，尖下巴，身上瘦得活像一只剥了皮的猫。她自己已经意识到她那其貌不扬的外表将不利于她未来的婚配。然而，她又发现：她那炯炯的目光和敏捷的思维或许比端正的容貌更能取悦于与其交谈的人。这倒反而激励她专心致志地攻读。在这方面，她的家庭女教师伊丽莎白，或称巴贝·卡德尔，给她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巴贝·卡德尔是法国人，她的父亲是个胡格诺^②教徒，南

^① 叶卡特琳娜于1771年4月21日，即她的42周岁生日，开始用法文撰写她的《回忆录》。后来又用其他文字撰写，《回忆录》写到1759年突然中止。1953年，在多米尼克·马罗热夫人的关心下出版了叶卡特琳娜《回忆录》全集，该书由皮埃尔·奥迪亚写了前言。

^② 16—18世纪法国天主教徒对加尔文派教徒的称呼。——译者

特敕令^①废除后流亡到德国。照孩提时索菲亚的说法，巴贝·卡德尔“几乎什么都懂，可她什么没学过”。在《回忆录》中，索菲亚对巴贝·卡德尔称颂备至：“她是德才兼备的楷模，她的灵魂生来高尚，她学识渊博，心地善良，很有耐心，她性情温柔、开朗、正直，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她对巴贝的感情始终不渝，直到晚年，当她和伏尔泰通信时还这样写道，她“将永远是‘卡德尔小姐的学生’，并为拥有这一称号而感到自豪”。

的确，卡德尔小姐对她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例如，在两次听写中间，她嘱咐索菲亚注意时刻收缩下巴：“我发现我的下巴太尖，如果我伸出下巴，就会触及任何迎面而来的人。”卡德尔小姐还轻而易举地教会她阅读高乃依^②、拉辛^③莫里哀^④和拉封丹^⑤的作品，以此来充实她学生的精神世界。就这样，她一天天地感染着索菲亚，使她爱上了法语。在当时，法语是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人不能不学的语言。而且卡德尔小姐还使她在写作和言谈中形成了喜欢流畅，出口成章的欢快的特点。她对费戈珍的影响与日俱增，以致使小姑娘对她的一位名叫瓦格纳的德语教师产生了反感。此人头脑迟钝而又学究气十足。有时，她觉得她的母语来自巴黎而不是什切青。当然，她还有许多别的家庭教师，其中有一位名叫达沃的是路德派牧师。他向她传授路德派教义，使她对神学有所了解。可是，她不是老老实实地听课，而愿意了解和提出一些使老师十分难堪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像提图斯^⑥和马可·奥里略^⑦那样的英雄人物全被罚入地狱？难道他们果真没有读过“启示录”吗？最初的混沌究意是什么意思？在宗教上人们所说的割礼是指什么？

① 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译者

② 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创始人（1606—1684）。——译者

③ 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1639—1699）。——译者

④ 法国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喜剧作家、喜剧活动家（1622—1673）。——译者

⑤ 法国寓言诗人。对后来欧洲寓言作家影响很大（16212—1695）。——译者

⑥ 古罗马皇帝（79—81）。——译者

⑦ 古罗马皇帝（161—180）。——译者

怎样才能把上帝的无量仁慈和可怕的最后裁判统一起来？牧师被这些问题激怒了，他不仅拒绝回答，而且威胁要鞭打他的学生。这时，巴贝·卡德尔就出来居间调解。最使这位牧师担心的是，这个小姑娘总是试图从宗教信条中找出合乎情理的解釋。他从这一点上，看到了索菲亚思想上傲慢的征兆。不过，除了这一缺点外，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学生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能够狼吞虎咽般地吸收人类的一切知识。在费戈珍的所有家庭教师中，唯有音乐教师感到大为失望。她缺乏欣赏音乐的能力，即使最优美的旋律也引不起她的丝毫兴趣。这种令人恼火的变态反应伴随了她整整一生。后来，她曾说：“在我的耳朵里，音乐只不过是一些噪音而已。”

当她和卡德尔小姐一起学习时，她总是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她不像同龄的小姑娘那样喜欢玩布娃娃。她讨厌彩色木娃娃的娇态。她觉得自己没有那种一般女孩子所具有的假装小母亲坐在小摇篮旁的天性。只有打打闹闹的活动才能引起她的兴趣。她的双亲虽然身居亲王的地位，还是允许她邀请当地富有人家的子女到家里玩。于是庄严的什切青城堡的院子里发出了喜欢戏剧性的游戏。她不是还去打鸟吗？她像一个假小子似的，办法多，好动。她自告奋勇地充当聚集在她周围的那群孩子的首领。而她的小伙伴们也乐意听从她的指挥。

但是，与那些幼稚的游戏相比，她更喜欢外出旅行。她那贪恋社会活动的母亲对什切青的生活感到厌烦，因此寻找种种借口与丈夫和孩子们一起离开什切青。在德国，和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以及荷尔斯泰因—哥道普家族有联姻关系的家庭多如牛毛！请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他们周游了好多城堡。在采尔布斯特、汉堡、不伦瑞克、奥廷、基尔，甚至在柏林，走到哪儿，他们都能发现他们的亲戚生活愉快、舒适，都能看到一派喧腾的宫廷气氛。费戈珍在闲谈中熟悉了所有欧洲国王和亲王的家谱。她仿佛置身于一个广大的社团，在那里人们的血统联系超越了国与国的

界线。作为一位德国小公主，她的血缘关系不是更近于一个与她毗邻相居的德国庶民，而是更近于一个陌生的瑞典亲王。当她还未看到任何时来运转的迹象以前，她就认定自己应向统治人的人发展，而不应向受人统治的人发展。她的抱负远远产生在机遇之前。1739年，她的双亲带她去基尔参加了一个由她母亲的表兄弟，荷尔斯泰因—哥道普的阿多发—腓特烈^①举行的宴会。约翰娜因自己出身于德国的一个最大家族而自豪。每当她同家人团聚时，她就抱怨自己未能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她既浅薄又自负，当她看到年仅十岁的女儿同荷尔斯泰因的年轻的彼得·乌尔里希交谈了几句话时，她的心就激烈地跳动起来，因为据传说，这个年轻人可能是瑞典或者俄罗斯王位的继承人。

小伙子比费戈珍年长一岁，身材瘦小羸弱，而且畸形。他的谈吐令人失望。他什么书也没有读过，只对玩木偶兵感兴趣。可是他是彼得大帝的外孙。这一层亲戚关系就使他身价百倍。反正那些有女儿要婚配的母亲（其中包括约翰娜）都以恭敬而贪婪的目光觊觎着他。费戈珍对贵妇人们的窃窃私语感到十分吃惊！她们在私下估量着这两个孩子结合的可能性。从荷尔斯泰因这个家族来看，他俩不正是三亲等的表兄妹吗？费戈珍自己也沉于梦想。按照家规，她是不能同虽然风流年少但贵族地位不够高的小伙子缔结婚姻的。可是，她的丑陋容貌和清寒家境却几乎使所有持重的求婚者对她不屑一顾。在欧洲有众多的公主等着挑选，能够满足多种情趣和政见的人品比比皆是。在这场静悄悄的争夺凤冠的斗争中，费戈珍冷静地看到，她的有利条件并不多。然而，她相信自己的命运。在她看来，人只要有志气，总有一天会获得他所热切向往的事物，甚至连体形的健美也不例外。是的，只要有毅力，她可以变得俏丽妩媚。在离开彼得·乌尔里希时，她觉得自己已经宛如再生一般了。果然，她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体态一个

① 未来的瑞典国王。

月比一个月地惹人喜爱了。有时她甚至为自己的美貌惊喜万状。她后来写道：“我那以前的丑容一去不复返了。”13岁时，她已长得十分苗条、匀称，她的一双蓝黑眼睛熠熠发光，尤其引人注目，以致在某种程度上掩饰了她那长鼻子尖下巴的缺点。有一天，她听到父亲的管家在谈到萨克森-哥达的奥古斯塔公主同威尔士五子的婚事时说：“好啦！其实，这个公主同我们的公主比起来教养差多了，她长得也并不漂亮，可是她倒成了英国的王后，谁晓得我家的公主以后会成为什么人呢？”另一次，在不伦瑞克的一个享有亡夫遗产的公爵夫人家中，有个熟知手相术而富有宗教幻想的议事司铎说，他看到在费戈珍手中有三顶王冠。小姑娘把这个预言看得很认真。她后来写道：“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是王后的称号使我听得很悦耳。此后，我周围的人都拿他（荷尔斯泰因年轻的彼得·乌尔里希）和我开玩笑，渐渐地，我也习惯于认为我是属于他的了”。

于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俄罗斯的思念日益牵动着母女两人的心。她们两人不谋而合的想法都是根据约翰娜所仰仗的荷尔斯泰因家族和俄罗斯帝王家族之间的亲戚关系。因为彼得大帝的长女安娜嫁给了荷尔斯泰因-哥道普的查理·腓特烈公爵，他们生的儿子就是费戈珍在基尔遇到的那位年轻的彼得·乌尔里希。彼得大帝的次女伊丽莎白曾和约翰娜的一个哥哥定亲，他就是荷尔斯泰因-哥道普的查理·奥古斯特，一个长得很有魅力的小伙子。定亲后不久，他被一场天花夺去了生命。据说，伊丽莎白对未婚夫的暴卒深感悲痛。后来她便沉溺于声色之娱，这不过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方式而已。自从失去了她愿托以终身的年轻亲王以后，她一直没有结婚，并且继续和死者的家庭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1741年12月6日，突然一声晴天霹雳：心灵创伤难以愈合的、查理·奥古斯特的未婚妻通过一场俄罗斯司空见惯的宫廷政变，结束了不伦瑞克的小伊凡的统治和他母亲的摄政。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登上了俄罗斯的宝座。约翰娜以陶醉的口

气自言自语说：如果不是这场倒霉的天花葬送了她哥哥的性命，她今天就是一位皇后的小姑了。她立即向女沙皇发去贺信并向她表示忠诚。女沙皇给了她一封热情的回信。第二个月又传来一件令人惊异的消息：女皇把年轻的彼得·乌尔里希从基尔接到圣彼得堡，并把他立为皇储。一下子，俄罗斯同什切青接近了许多。荷尔斯泰因家族的血统，费戈珍生母的血统分享了胜利的果实。费戈珍本人对远方发生的事件非常关注。她有时觉得有一股神秘莫测的势力在背后磋商着什么。

仅仅是巧合呢，还是欧洲角逐场上这张奥秘的升官图产生的必然结果呢？1742年7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晋升费戈珍的父亲为陆军元帅。9月，费戈珍在母亲的带领下来到了柏林，请著名的法国画家安托尼·佩斯纳画像。这位艺术家受命在画得逼真的同时，必须尽量美化这幅画像。这张经过精心艺术加工的画像是要上呈伊丽莎白女皇，使她了解年轻姑娘的容貌的。在画像送往圣彼得堡的同时，模特儿回到了什切青。在此期间，科尔夫将军和沙皇宫廷内的一位贵族、西韦斯伯爵要求见小公主一面，以便回去后向上禀报，他们用自己的箱子带走了第二张画像。所有这些张罗，在费戈珍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她越来越意识到在这场巨大的外交赌博中她只不过是一笔微薄的赌注罢了。“这使我忐忑不安，我内心觉得，我是属于他的（彼得·乌尔里希）。因为在所有推荐的对象里面，他是最显赫的。”为了使自己沉得住气，她反复提醒自己说，她可能有许多竞争对手，而且一些热衷此事的大使们会从四面八方方向圣彼得堡寄去欧洲门第最高贵的待嫁千金的画像。她想象着女皇紧皱眉头面对陈列室里50多幅争相向她献媚的美女画像而举棋不定的神态。但是在她的梦里，那个议事司铎的预言战胜了所有对她不利的意见。仿佛为了顺应那些乐观的预测，安哈尔特的长子支系绝了嗣，她的父亲和叔叔双双成了执政的亲王。这加强了她在争夺皇冠竞争中的地位。这顶皇冠，虽使费戈珍为之朝思暮想，可她很少关心戴皇冠的是什么人。彼

得·乌尔里希既缺乏风度又昏庸无能，这对她无关紧要。在她对未来的盘算中，爱情不值分文，重要的是皇冠，而不是龙床。

但是，13岁那年，她已经流露出对声色的强烈欲望。尽管巴贝·卡德尔、她母亲、她周围的人都没有向她揭示过两性关系的秘密，可是她经常感到突如其来的情欲，难以言传的冲动和肉体接触的需要。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尤其到了晚上，她被这股情感的狂热紧紧缠住。一阵昏乱消失之后，她又恢复了理智，变成一个不迷恋爱情，而只关注前程的孩子。她在情场上还是有些魅力的，因为她的一位舅舅名叫乔治·路易，被她这个刚刚脱离孩提时期的娇嫩少女所诱惑，开始对她大献殷勤。他比她年长十岁，却整天向她倾吐爱慕之情，而且把她带到远离她父母的地方去轻轻地吻她。费戈珍受到恭维，就任凭她舅舅亲她。这件事不是可以证明：除了他父亲外，她能讨得男人的欢心吗？为什么她的小表兄彼得·乌尔里希的心反而比舅乔治·路易更难打动呢？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沙皇宫廷仍保持沉默。而乔治·路易对费戈珍的不置可否等不及了，他不假思索地向她求婚。他们之间的近亲关系并不构成障碍，因为这样的婚配在当时欧洲的一些权势显赫的贵族中是屡见不鲜的。费戈珍犹豫不决，她不想为了迁就眼前的德国现实而放弃对俄国的幻想。她说：“我父亲、母亲不同意。”之后，她佯装允诺，“但是以我双亲不设置任何障碍为前提。”舅舅听到这句话，就狂热地同她亲吻。她后来声称，“然而除了几次拥抱外，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越轨行为。”乔治·路易克制着自己，期待着时间将会助他一臂之力。而费戈珍之所以乐意玩弄这种儿戏，是因为她认为这是长久不了的，她心中热切期待的召唤总有一天会从北方到来。

1744年1月1日，正当全家人团聚在采尔布斯特，同进晚餐欢庆元旦的时候，一个来自柏林的信使交给凯斯蒂昂·奥古斯特亲王一叠信件。亲王拣出一封写有如下地址的信，并把它递交给妻子：“特急件，请交采尔布斯特堡高贵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

的约翰娜·伊丽莎白公主亲启。”

约翰娜启封后，开始读信，顿时一股甜蜜的激情涌上了她的心头。这封信是圣彼得堡彼得·乌尔里希大公宫廷的大元帅布鲁默尔写来的。他在信中写道：“夫人，遵照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女皇陛下的特谕，我谨通知您，庄严的陛下希望殿下偕同长女公主毫不延缓地尽早莅临鄙国的皇宫所在地……殿下的聪颖足以领悟女皇陛下急欲会见您和您的公主千金的真实意图，关于您女儿的才貌在此已经广为传颂。”

这封长信明确声称，约翰娜不能以任何借口由她丈夫陪伴，并规定她的随行人员只能由一名侍女、两名女佣、一名军官、一名厨师和三四个仆人组成。另外，信中还命令她要对所去的地方保密。全部旅费自然由女皇支付：信内附有一家柏林银行开具的一张票面为一万卢布的汇票。这笔款子是微不足道的，但重要的是不要使这次旅行过分炫耀，以免引起某些居心不良者的好奇。布鲁默尔叮咛说，一旦公主和她的女儿抵达俄罗斯以后，她们将在各方面受到合乎她们身份的礼遇。

约翰娜读信时心情异常激动，以致坐在她身旁的费戈珍禁不住偷看了几眼。“偕同长女公主”这几个字立即映入她的眼帘。她马上意识到良机已经降临。然而，约翰娜不愿把信的内容告诉女儿。她离开饭桌和丈夫一起退出餐厅进行密商。不到两个小时工夫，第二个信使又纵马疾驰而来。这次捎来的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一封信。假如布鲁默尔在他的信中没有点明女皇邀请她们的动机的话，那么腓特烈则揭开了谜底：

“我直言不讳地告诉您，我特别尊重您的公主千金，我总希望能为她创造一个飞黄腾达的良机。因此，我考虑可否把她许配给她的第三亲等表兄，即俄罗斯大公……”

为了领会这句话的全部含义，约翰娜足足读了十遍。由于过分自豪，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不过她还很担心。眼下，这毕竟还只是腓特烈的一片心愿。女皇本人并没有提出正式联姻的